

回甘的青橄欖 謝霜天〈校友〉

瀛苑副刊

浮生若夢，憶起唸淡江中文系四年的往事，竟已稱得上「年代湮遠」。

民國五十一年秋，我從山城苗栗，來到河海交界，空氣中飄著陣陣魚腥味的淡水鎮。因女生宿舍已額滿，只好與高中同窗雪香在學校附近租住民房。還記得通往校區的英專路兩旁，盡是一、二層樓的矮房子，錯落的開著幾家小商店。將近克難坡前，往下望去，一大片綠野平疇，縱橫阡陌中點綴著一排排的防風林，以及竹樹交映下的樸素農莊，十足的傳統鄉間景色。

登上克難坡，初見校園，就覺那沿著斜坡而上，分列兩邊的黑瓦建築，和中央路上宮燈造型的高高路燈，相當古樸，典雅而別緻。走進教室，倚窗而坐，光線明朗，左右顧盼，兩側都有平整的草地與扶疏的花木，山風穿梭，捎來淡淡的花草清香，但覺自己宛若置身古代的書院中。

教我大一課程的老師們，印象最深刻的是：「史記」沈亮老師，「文學概論」葉慶炳老師，「國文」戴璉璋老師。理平頭、個子不高的沈老師，講課帶點鄉音，但表情生動，頗能把握「史記」筆法、氣勢的特色，使書中人物活靈活現，呼之欲出。葉老師那時剛新婚，滿面春風，笑口常開，上課旁徵博引，很有學問。他擔任我們大一導師，大二、大三又教我們「中國文學史」，可說緣份不淺。戴老師青年英俊，道地的書生模樣，上課條理清晰，引證豐富，一手板書端正勁秀。

課餘，待在租居，不是看書、閱報，就是寫信、記生活札記，用蠅頭小字在紙上絮叨著，抒發初次離家的悵悶與思念。我和室友在鄰舍搭伙，第一次吃到淡水特產——又香又脆的「魚酥」和清爽可口的「水蘼菜」，至今仍難忘味蕾初遇的那份欣喜。晚飯罷，我們常到田埂上漫步，有時緣路上山，回首望見又圓又大的紅日正擱在海平面上，便拔步往高處去，目送夕陽冉冉隱沒為止。這時，西天綺霞抖落一匹綿緞在

淡水河上，也為觀音山烘襯出臥佛般莊嚴的立體剪影。

假日何處去？那時的窮學生頂多看一場電影，就算是至高享受。要不然，穿一雙布鞋，與室友到街巷間壓馬路，伸展好奇的觸角；或是到山巔水湄，無目的地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，撿幾片美麗的落葉回來作紀念。

課業有點繁重，心情有點憂鬱，日子有點單調，幸而置身在壯闊與秀麗兼具的淡水風光裡，大一生活咀嚼起來雖猶如青橄欖，澀味難免，倒也不失一股回甘的清新美感。

大二，上課地點改在城區部。位于台北市博愛路的校舍，看起來十分簡樸，規模也小，好處是交通方便，離植物園又近。我那時租住泉州街，每天穿過水木清華的植物園上學，也常徘徊園中散步，或坐在池畔柳蔭下看書，此處儼然成了校園的延伸，彌補了校地狹隘的缺憾。

那一年，我最喜歡上的課是「詩選」。相信很少人不為葉嘉瑩老師的丰采傾倒，她上課時的聲調、神情、韻味，事隔三十多年，猶栩栩然在眼前清晰映現。她帶領我們翱翔于詩的國度，一一叩訪唐代重要詩人的門扉，與一顆顆敏銳的詩心晤對，她啟發我們豐茂的想像，激起我們對詩的喜愛。在那段懵懂年歲裏，我對唸中文系原有茫然不知何去何從之感，也曾在轉系與否的十字路口踟躕四望。自遇到葉師後，迷亂的心才漸漸安穩下來，能夠單純的享受讀者之樂，而不再為將來出路問題憂心。從「詩選」、「詞選」到「曲選」，葉師一直教我們到大四。唸大三時，我還多選了一門她的「杜詩」，真是受益良多。

升上大三，「重頭戲」上場，那就是系主任許世瑛先生擔任的「聲韻學」。許先生極度近視，戴著厚得不能再厚的眼鏡，看書時得舉近鏡片才能辨視放大的字體，但他

記憶力驚人，一大面板書唏哩嘩啦立時寫就，可謂「筆落驚風雨」，而他講課也真稱得上出神入化，把一門咸認為艱澀枯燥的課程教得人人都明白。我本非做學問的料子，兩學期「聲韻學」卻都拿了九十七的高分，原因是許先生常要我以客家語唸出某字的發音，以印證現代方言仍保存中原古音，「入聲字」非查不可尋。為對應他的「問課」，我只好加把勁在聽課和作筆記上。現在想來，還覺得很好笑！不過，我對許先生始終是欽佩且深深感念的。

黃錦鉉老師那年教我們「歷代文選」，並當我們的導師。記得師生曾一起到內湖郊遊，他樸實、平易近人的風範，令我留下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」的親切印象。他上課的態度很誠懇，學問更是深厚紮實，認真聽講者可從中汲取不少滋養的吉光片羽。大四，他教「莊子」，授課非常投入，常臻渾然忘我之境地，讓我幾疑莊周就是他，他即是莊周，可見他在這門學問下了許多鑽研與融匯的工夫！我和黃老師算來也很有緣，在我教書十多年後，到師大修國研所學分，又有幸再度受教於門下。他的體型還是那樣瘦削，模樣沒有多大改變，上課依然踏踏實實，言必由衷。

大學最後一年，金華街的城區部大樓竣工啟用，我們躬逢其盛，算是與有榮焉。然而，教室在樓層間上下變換，校園的氣氛愈加淡薄了。幸好我們還有堅強的教授陣容，許世瑛先生的「中國文法」、黃錦鉉老師的「莊子」、劉太希老師的「韻文習作」、戴璉璋老師的「中國哲學史」以及葉嘉瑩老師的「曲選」，都是益我匪淺的課程。可惜我不夠勤學，表現一直僅止於平平而已。

在台北這三年，過的還是簡樸刻苦的租屋生活，假日和空暇時光，依舊只是偶爾看場電影或到郊外踏青。青春歲月有情有夢，卻沒有多少絢麗的色彩。

畢業後，我從事教職，並摸索著走上業餘寫作之路。三十多年來，不敢說有什麼成就，但這條路讓我走得心安理得，精神有寄託，暇時不荒廢，生活中的風浪亦不能奈我何。凡事非一蹴可幾，飲水思源，我能有今天的光景，最該感謝的就是淡江四年師長們的殷勤教誨與栽培。

